

“百惠杯”有奖征文之三 · 小说·

一条带鱼

退休后,王老师喜欢把日子安排的满满的,看书、练字、写文章、喝茶、下象棋,现在又多了一样爱好——逛超市。

王老师年轻时整天忙工作,买菜做饭的事情,媳妇从来没让他操过心。近年来,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伴落下个腰酸腿疼的毛病。老伴一个人出去买东西,王老师实在有些不放心,逛超市采购生活用品的任务就归了他。

“老王,儿子他们今天要回来吃晚饭,你去超市买几条冷冻带鱼,小宝最喜欢吃我做的炸带鱼。”老伴冲正在看新闻的他喊。

一听儿子、孙子他们要回来,他二话没说乐呵呵地推出他的“小毛驴”,拧开电门,驶向附近的大超市。

离王老师家最近的超市叫“波音店”,它是百惠公司的一个分店。找好地方,停好车,他快步直奔水产海鲜柜台。

“姑娘,给我拿几条好带鱼。”

售货员小姑娘拉开冷藏柜,拿出七八条,给他看。

“伯伯,这些够吗?”

“够,够!”

小姑娘麻利地装袋、过称、贴码。

收拾带鱼挺麻烦的,宝贝孙子喜欢吃,他也就觉得麻烦了。一回到家,他就系上围裙开始逐条清洗。清洗中,他发现有一条带鱼软踏踏的,发出刺鼻的腐臭味。

“搞下次怂活了吧,买鱼也不会仔细挑一挑。”老伴在一旁敲打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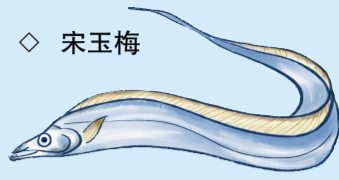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找他们换去!前几天去他们店,他们店长还承诺说只要顾客不满意的商品无条件退换。”

“算了吧,又不值几块钱,商家的话你也当真,如果去了不给换,再吵上半天架,气出个好歹怎么办?”

“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,我得跟她讲这个理!”王老师认真的犟脾气老伴最清楚,只能随他去。

王老师也不是第一次“犯错”。半年前,他在路边水果摊买了个大西瓜,老板说包熟包甜,回家一切,酸得倒牙。他拎着半拉西瓜去找老板理论,老板媳妇双手叉腰骂

◇ 宋玉梅



骂咧咧,冲他大声嚷:“爱上哪告上哪告,退换门都没有!”

讲了几十年原则的他,当时被气得血压蹭蹭往上跳。

这次又会是什么结果,他心里也没谱。他阴沉着脸进了店:“我找你们店长!”“啥事呀,大爷?”店长也是个年轻姑娘。他简短说了一遍事情经过,把那条坏带鱼拿了出来,怕他们不认账,又从口袋里掏出购物小票。

出乎他的预料,店长办事干脆利索:“大爷,对于今天的事情我向您诚恳地道歉,是我们工作没做好,马上给您换一条!”

这条折腾了王老师往返两次的带鱼,经老伴的手,香喷喷地上了餐桌,变成了全家人的笑声。

一条带鱼的小故事被王老师传遍整个小区……

五毛钱

◇ 郭少峰

上世纪60年代,我们国家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,人们生活大都很艰苦,农民的日子过得就更加不容易。

1969年我初中毕业,回到村里种田。当时,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正在热火朝天地上山下乡,而我是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那年秋季的一天,生产队长派了我一个活计,和其他几个社员一起跟着队里胶皮轱辘马车到东镇送交棉花,装卸车并上垛。队长告诉我们,基本上是大半天活,每个人记一个劳动日的工分,午饭回不来,自己带馍,并且补助每个人五毛钱差旅费。

这确实是一趟美差,当时各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大都在五毛左右,少的也就一两毛钱,每个强壮劳力的年收入也不过一百多元到三百元,年底能否兑现还是个未知数。

出门带馍也不是稀奇事。山西晋南本来就有三大怪:裤腿宽得赛麻袋、面条宽得象腰带、出门带着馍布袋。追其根源应该是穷惯了,饿怕了吧?!试想,谁不知道出门带钱利索还是背馍利索?

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拿馍时太不凑巧,馍圈里没馍了,只好空手随着大家一起去东镇。活干到中午饭点时间,大家饿了,只好吃点东西再干,队长把五毛钱的差旅费发给了个人,有的拿出带的玉米面糕馍啃了起来,也有人花上一毛五分钱喝上一碗羊肉汤,泡上自己带的馍……我则盯上了卖饼子的,一毛钱一个,或者五分钱加二两粮票一个。

山西晋南的饼子是:历史悠久,全国闻名。面粉质优,做工精细,天然发酵,层层油酥。炭火烤制,外焦里嫩。两面焦黄金灿灿,香气扑鼻热腾腾,手中有钱腹中空,不吃火烧万不能!

我稍稍犹豫之后便花了一毛钱,买了一个饼子,准备离开时却迈不开步子了,眼见另外一个人也买了一个,并夹了一毛钱猪肉。当时猪肉不贵,几毛钱一斤,下水和猪头肉更便宜,一毛钱的肉能把饼子撑得鼓鼓囊囊的,象个大汉堡。这回可是让我犹豫了再三,不夹抗不住诱惑,太想吃了,买吧,别人在啃干馍,我夹饼子就已经很奢侈了,若再夹上一毛钱肉也太……但最后我没抗住诱惑,夹了一毛钱肉,一共花了两毛钱,吃得那个香啊……

“这时候这些孩子真不知道过日子,发五毛钱差旅费,别人都带点馍,把钱省下来,你这孩子却要买个火烧吃,买个火烧就买个吧,还要夹肉,可得要好好教育教育!”也不知道是谁在我爸跟前打了小报告,而且是在人很多的场合。

因为丢了面子,爸爸很生气,晚上回家后把我好生一通训斥,第二天想起来还在唠叨。说实在话,我当时甚至后来很久都在抱怨那个打报告的人,但同时通过这件事,确实也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,特别是花钱的时候,勤俭与奢侈,随和与出众,都要掂量掂量。

当兵以后多次到北京,先后两次踏进驰名中外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店,都没有舍得吃过一次,至今也没有。

现在退休了,有退休金做保障,虽然不是很富裕,但也算过得去。每当老伴和孩子们给我买衣服的时候,我总是坚持不让他们买太贵的。吃饭穿衣论家当,差不多就行了,自己开心就好。

· 散文 ·



我也是有口罩的人了



◇ 吉青云

口罩一下子成了必需的紧俏货。

“戴口罩,测体温,勤洗手”是最基础的防护,可是一“罩”难求啊。疫情发生以来,护目镜、防护服、N95口罩等物资频频告急,平时鲜有问津的医用口罩也成了奢侈品。多家口罩生产企业提前复工,也仍然供不应求。

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和哄抢,多个城市出台口罩新规,限量购买、预约购买甚至摇号购买。疫情防控物资的运输中,竟然出现了“截留”口罩的闹剧。云南大理跨省“紧急征用”本是要送去重庆的口罩,重庆很生气,舆论哗然。好在大理及时认错并纠正,使得事件刚发酵不久就得到处理。与“一罩难求”对比鲜明的是“一脸多罩”。广东东莞交警在街头拦下一名驾车男子,发现他戴了多个口罩。让司机一个个摘掉时,交警都看懵了——竟然有十多层口罩。民警哭笑不得,对他建议:现在口罩紧缺,戴一个就

够了。实际上,两层口罩反而容易感染,何况多层?“一脸多罩”荒唐现象的背后,除了愚昧无知恐怕还有自私狭隘吧。

我没有戴医用口罩的习惯,家里连一只医用口罩都没有,冬天用来保暖的口罩倒有两只。严格地说,对于病毒,保暖的口罩是没有招架之力的,非常时期,聊胜于无,总比裸着脸强点。

娃没有口罩,娃他爸也没有口罩。公婆很少出门,也不预备口罩。权且将我那两只保暖的口罩充作“口罩”,我们家还缺三只口罩。

三只口罩哪里去寻?大年初一,医院肯定有值班的医生,会有“值班”的口罩吗?这想法未免天真。药房也不开门。从哪儿买口罩呢?急人!

初二,药房还不开门,网上的店铺也打烊。又急了一天。

初二晚上,朋友圈里瞥见一条信息:万

众一心抗疫情,CC大药房在行动,30000份口罩免费送。这消息小振奋噢!

初三,一大早就出去“领”口罩。

CC大药房有好几个分店,那天只有一个分店开门营业。吃了几个闭门羹,总算找见了开门的分店。门口已排了长长的两列,大多没戴口罩,问了下果然是来“领”口罩的。挑了一列,候在队尾。好长时间队伍没动静,等得焦急,又舍不得走,数了下我前面,还有39人,而我后面又续成了长龙,几乎延伸到马路对面。终于有人从前面出来了,手里拎着口罩药品等等,赶紧打听,方知“买一包口罩送一只口罩”。这样的送法虽能理解,但心里到底有点不舒服。又等了几分钟,前面的队伍仍然很长,终于不耐烦了,反正买一送一,有点急着出手的意思。还怕买不到口罩,不如明儿再来。

初四,又去药房。服务员微笑着说,口罩卖完了。

回到家仍是怏怏。不死心,又在网上搜了个遍。有口罩的店主大多没有回复,回复了的又抱歉不能很快发货。娃见我口罩紧张,就提议甬买了,不如自个做,也不是什么高技术的话。娃爸爸笑了“你当你妈是绣女?针线活,她一窍不通”没睬他们,忽然想起,家里好像应该还有口罩的,几年前有位朋友送过口罩,白纱布口罩,用防护的标准来要求都不合格,没有作用,但不管什么口罩,戴上至少是一种安慰与态度。可惜大多被我拆了当抹布,应该还留下一些吧。翻箱倒柜,急得要出汗,那些口罩竟统统逃遁了,明明以前就在眼皮子底下呀。

线下买不到,线上抢不到。打电话给两个朋友,她们也没口罩。彻底无望了。

初五,路过一家药店,门开了,竟然有口罩!虽然是普通的棉布口罩,但也不能再错过。一下买了十只,出了门又思忖亲友或许也严重缺口罩,复又折回,又买了十只。提着薄薄的一袋口罩,仿佛刹那间成了大富翁。

